

袖海樓雜著

謝

安

公

啟

書

袖海樓雜著

道光十有八年九月望

日嘉定西谿草廬開雕

連平立人甫練廷璜書

英哲之士垂英光於奕世豈不各有其時命哉時也者一代之好尚乖合也命也者一身之通塞脩短也才宜於世爲世所需其命必達且脩反是必阨塞甚且短折而要其才之所裕塞於時而通於後短其身而脩其名此則天之生才所謂不虛生也吾友黃君潛夫誠竺闇默爲學務於實而不趨於名其誠闇者不合於時者也務實又非時之所需幸席豐厚年不四十而逝尊甫子仁衷其所未定之稿若干卷屬其友毛君生甫訂而刻之生甫君之至交也亦辱交於予旣定其遺書爲之序子仁復屬予爲一言潛夫之沒予旣傳之矣今閱其遺

書尤不勝感焉生甫序其洞於道德之顯晦文章之沈
越者固已至矣予何言哉聊復遠稱時命知其脩短之
不在一時以慰子仁之悲也道光十有八年冬十月墜
前一日武進李兆洛序

袖海樓雜著總目

文錄六卷

古今歲實考校補一卷

古今朔實考校補一卷

日知錄彙誤合刻四卷

右皆潛夫先生所著先生研心六藝博志九流蔚爲
篇章多窮奧邃論說經傳則許鄭是宗發揮書序則
韓柳爲鵠而又性資高亮內行淳篤惟事撰述以爲
體用易曰脩辭立其誠又曰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
恆先生其庶克盡焉壯年旣纂成日知錄集釋三十

二卷葉誤四卷歲實朔實考校補各一卷又思補作
春秋外傳義疏蓋於名物訓詁尤心達其微眇者矣
甫事丹鉛遽徹琴瑟歲日奪志誅德悲夫汝卓以內
兄弟之親脩門弟子之誼樗櫟之材縱施以徽纆檻
禡之質難琢爲璋琮惟觀屬稟間勤錄副先生旣沒
乃悉呈諸舅氏舅氏益綜覈諸纂命爲編次文旣遺
佚書多未成所錄存者僅此而已嗚呼范希文萬言
一書固已并容用舍揚子雲太元九贊夫豈有愧潛
虛先生世系行誼皆具李先生毛先生傳與祭文後
有知者弗重列云道光十八年六月二十八日受業

弟子秦汝卓謹述

出經... 惟... 總目

嗚呼徂謝之戚賢哲不免而自古瓌瑋奇特憂患天閔
不獲正命者多矣矧潛夫處安豫立名聲年幾四十文
行已亮焯如是耶然潛夫少極聰敏沈篤爲學尤明銳
凡問學中之義閎數奧法博術繁可以治身心達理勢
佐利濟者旣皆具矣而昔之儒先因經術之修推制作
之原極于陰陽剛柔用消息乎性術典禮之精予益以
冀之今潛夫亾矣其孰繼而研幾者也始予少時歲遠
遊歸則潛夫必畱主其家窮日夜論說往復旣出則戚
戚然以感數數然以問潛夫于學篤信子說世莫有過
者今子雖日言之而信之者誰也且夫堅實者無耀淵

塞者無音無耀無音匪闢奚成易曰朋來无咎以雷在
地下非雉莫聞其震也學至窮理非友莫觀其微也詩
曰風雨如晦雞鳴不已伏冥晦思麗澤懼德業之將墮
而悲君子之不克見焉嗚呼余之衰懦憤昏無良友高
朗之助其克奮厲鑽研粗聞道要不也曠墜者不終堙
耶此所以流涕太息而淡自感悼者也潛夫旣沒之明
年其尊親子仁翁盡錄其文章屬予敘論之見其辨識
溫偉益信其德器之粹而慨其年命之促用別其類爲
六卷定爲文若干首他有撰述附諸後至其世系言行
則俟其定誌焉道光十八年十月己巳朔寶山毛嶽生

巽

田每慶作名

文錄序

--	--	--	--	--	--	--	--	--	--	--

竹
梅
松
蘭
菊
荷
蓮
芍
牡丹
海棠
芙蓉
薔
木
石
水
火
土
金
木
火
土
金
木
火
土
金

寶山毛先生數數爲子言黃君潛夫之爲人幼英敏年
十三四時卽通曉司馬氏通鑑及宋元明與

國初諸事蹟工應舉文而獨恢然志古人之學子友待
之而師子之意至篤子聞而心儀之迨後得觀其所著
顧氏日知錄集釋歎其志古人之學而能先其大者繼
得其日知錄棐誤及續棐誤尤服其大而能精非徒閱
博炫富而漫無白黑者嘗一來江陰謁李夫子予因得
見又見於江寧又以事至嘉定而一見於其家則置酒
款燕論辨往復縱談律歷輿地歷朝故實文字流派下
及神仙鬼怪里閭情僞言語行止皆斐然粲具本末而

中合義要而猶未得見其文也今年毛先生來江陰以文六卷示子曰潛夫不幸早死此其遺集也子可序之子受而讀之氣疎而達辭博而宏義辨而偉情摯而厚不斤斤於繩準而規範自合其於當世得失鄉國利病尤考之詳而論之切慨然思有所表樹以自顯於世而濟於物嗚呼潛夫處逸樂易溺之地而所志若此宜其與古大儒論著澁有符契放而準之其成誠未易量而天遽奪之俾不獲中壽不可解也雖然自古文士之傳不傳非特辨其所爲之工與否也亦有係其人之本行焉毛先生言潛夫內行純肅朋友相對當盛暑或脫略

衣履入內未嘗不整飭尤篤於姻族故舊有所緩急動
罄多金無幾微見於辭色已耗其產之半常懃懃問學
無有介懷其尊親子仁丈亦淡知之而不過問也嗚呼
眞所云父子自爲知己者其賢矣哉夫壽天之豐嗇不
可必而行由己立吾知潛夫之書其必傳於後無疑也
是集也李夫子與毛先生並已序而行之矣重以毛先
生之命謹復道其所以然以質先生且以慰其尊親可
無憾爾也道光十有八年九月望日陽湖蔣彤序

袖海樓文錄余叵兒汝成所箸也汝成未弱冠卽效爲散體文字比歲輯顧氏日知錄集釋并訂其舛訛積數年功遂無暇肆力于文向所爲文多隨手散去僅有存者今偶檢遺篋得文若干首以其平生素服膺毛君生甫生甫近自維揚歸因以此屬其刪定爲序而栞之嗚呼余老矣覩冤園之遺冊益用愴然誠知文未必可存而舐犢之愛情不能已老子云死而不亾者壽非以文之能壽世也惟痛汝成年命不長而不忍遽使其泯沒無聞云爾時道光十七年丁酉嘉平月五日樗父老人

黃鉉書

袖海樓文錄目次

卷第一 說

太極圖說

周語武王伐殷歲在鶉火說

魯語嘗禘烝享說

魯語烝將躋僖公說

魯語內朝外朝說

魯語稷莠說

晉語韎韐說

卷第二 序

重脩宗譜序

春秋世紀攷序

郁氏旌節錄序

日知錄集釋序

日知錄彙誤序

休復居文錄序

諸慎齋先生詩集序

日知錄續彙誤序

歲實朔實攷校補序

卷第三

書後

記

書明孫初陽中丞遺集後

書金節婦詩冊後

書紀唐貞婦詩文冊後

安亭新建震川書院記

先忠節公祠田記

郁氏宗祠記

延秋閣記

新建風神殿記

代

重脩朱侯祠記

卷第四 書

與吳淳伯書

答李先生申者書

上陳方伯芝櫨先生書

與毛生翁書

又與毛生翁書

上總督陶宮保書

答毛生翁書

卷第五 行狀 誌銘 傳

江蘇試用訓導攝常州府武進縣教諭蘇州府新

陽縣訓導歲貢生陸先生行狀

候選訓導歲貢生舅氏沈先生行狀

附貢生

地贈脩職郎安徽泗州訓導

例贈承

德郎顯考損之府君行狀

安徽鳳陽府定遠縣主簿郁君墓誌銘

蔡烈婦傳

卷第六

祭文

贈序

壽序

祭郁處士澹菴文

祭秦上舍渭川文

祭秦上舍石田文

祭鄉賓公舒巖族伯父文

祭毛太母吳太宜人文

祭王母毛太孺人文

祭毛母朱太宜人文

祭叔母殷孺人文

祭諸氏姊文

送淡觀察星亭先生入都謁選序

王文燕臺七十壽序

陳丈立齋六十壽序

王母毛太孺人七十壽序

袖海樓文錄卷第一

說

嘉定黃汝成潛夫氏

太極圖說

有儀象而後有圖無儀象而圖之圖之者過也異哉太極之有圖也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有儀也有象也可得而圖也無儀也無象也不可而圖也太極者立乎儀象之先者也其體根乎陰陽動靜之原其用包乎天地民物之大此豈可臆造虛說以導天下後世之學者哉夫言天者誠有以北辰無星處爲極然所云極者卽辰下二小星也則自古朔南度

數躔離盈縮準于是矣至黃赤道之極雖皆無星而推步者以天左旋其樞名赤極日右旋其樞名黃極非虛眇而無可名也夫固有託于儀象之迹者矣然則舍儀象而別爲之圖名曰太極則所謂極者何也夫極之爲義古訓爲中今訓爲至其爲無形一也既無形矣則又何極之可圖此不待論說明也吾觀周子所謂太極圖者分黑白列五行與魏伯陽參同契所列水火匡廓三五至精二圖無異無論水火匡廓判之爲坎離二卦而三五至精圖不過五行相生之序亦無有甚神奇奧秘者卽所云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靜極復動一

動一靜互爲其根是仍乾坤六子剝復消長義也則其圖仍兩儀而已四象而已是故以兩儀四象謂生于太極則可舍兩儀四象而別圖太極則不可蓋患其析一本爲二也是猶言天者推測度數盈縮黃赤交道不以北極交道爲極而以隨所推測氣數爲極復爲圖以實之反謂北極與黃赤交道之極實生于是可乎不可也原周子所以爲是圖者其必有得于陰陽動靜性命道德之淵微而有以自治其德業者昔聖人因物象器數而悟理道服用者多矣周子猶是也夫豈沾沾于此哉自韓康伯以老莊說易而謂有必生于無周子偶本老

子云復歸無極倡爲無極而太極之言于是宋元來推
尋者益眾爲說亦益繁蔡季通劉長民王秋山楊鼎卿
熊任重鮑天厚輩自然鈎隱緝說古注集成發微易類
諸圖方圓長短紛紜糅雜日以支離務相求于虛無曼
衍之途蓋其時言性者必言理氣因理氣而言先天後
天以張大其德性不知其言已墮于虛無曼衍而德性
之尊皆無所附麗者也昔孔子嘗問禮于老聃而老聃
爲道家之祖周子所得太極圖者實出于陳搏搏固道
家者流孔子不以老聃所言禮加于文武周公之上而
宋元明儒者乃以陳搏所言易圖託于宓犧而更以太

極圖者尊乎宓犧文王之前豈其睿智果有過于古昔
賢聖者哉

周語武王伐殷歲在鶉火說

韋氏昭解此以爲歲星也鶉火次名周分野也從柳
九度至張十七度爲鶉火謂武王始發師東行時殷之
十一月二十八日戊子于夏爲十月是時歲星在張十
三度張鶉火也錢詹事以三統術推之得是歲積次四
百十五定次七起星紀算外歲在鶉火又以六十除積
次餘五十五起丙子算外太歲在辛未他書或云己卯
或云辛卯或云壬辰皆非也又推得是歲殷十一月辛

酉朔其月二十八日得戊子韋說是也蓋謂距統首積日一十九萬二百六十四汝成嘗以積日通爲一千五百四十一萬三百八十四分如月法而一得積月六千四百四十二不盈月法者餘數二千一百二十以月法乘積月以日除之得一十九萬二百三十七日以六十七除之得三千一百七十六餘三十七故錢氏以爲殷十一月辛酉朔小餘六十七又以日法除不盈月法之餘數二千一百二十得二十六日小餘一十四并小餘六十七與一十四盈日法而成日則武王發師之日距統首積月六千四百四十二又二十七日也故戊子爲殷

十一月之二十八日又三日而周正月辛卯合朔二日
爲壬辰武成所謂一月壬辰旁死魄是也錢氏又推得
是歲積度二十六起柳九度算外當入張十三度與韋
氏合至歲名有辛未己卯之異者歲星與太歲常相應
歲在鶉火則太歲必在未孔穎達詩正義亦云辛未之
歲是也而歲星太歲古有超辰之法自東漢廢此法歲
星與太歲不相應而言克商之年遂與外傳歧矣

魯語嘗禘烝享說

爾雅釋天春祭曰祠夏祭曰禘秋祭曰嘗冬祭曰烝春
秋繁露四祭篇云四祭者春曰祠夏曰禘秋曰嘗冬曰

烝是諸書皆以春祠夏禘秋嘗冬烝爲四祭詩曰禘祠
烝嘗是也今韋氏解云夏祭曰禘者本王制天子諸侯
宗廟之祭春日禘夏日禘秋曰嘗冬月烝之文也然鄭
注云此蓋夏殷之祭名周則改之春日祠夏日禘而祭
義注亦云周以禘爲殷祭更名春日祠夏日禘又詩天
保疏云周公去夏禘之名以春禘當之更名春祠蓋祠
禘烝嘗之名皆周公制禮所改也今經曰禘故韋氏以
夏制解之惟解享云春祭曰享則于古制無徵周禮大
宗伯曰以祠春享先王以禘夏享先王以嘗秋享先王
以烝冬享先王則享爲四祭之名不專一時之祀而盤

庚所云大享注曰烝嘗亦非春祭名攷洪範五行傳飲
食不享注詩天保是用孝享傳楚茨以享以祀箋周禮
牛人凡祭祀其其享牛求牛注及他經傳史文多解爲
獻義意韋氏亦不定以享爲春祭名故于嘗禘烝無說
而于享特著曰享獻物也又解致君胙曰賈唐二君云
臣祭致肉于君謂之致胙昭謂此私祭而致肉非所以
爲辭也致君胙者謂君祭祀賜胙臣下掌致之也此經
非釋祭也故韋不別辨殷祭周祭而本王制以解之既
本王制則天子諸侯宗廟之祭經有明文而致胙爲君

祭非私祭明矣

陳恬生瑒曰說文祠春祭曰祠品物少
多文詞也以文詞爲義則名春祭爲祠

以品物爲義則名春祭爲享故韋氏特著享
獻物也四字疑古者春祭曰祠又曰享也

魯語烝將躋僖公說

韋氏昭解曰躋升也賈侍中云烝進也謂夏父弗忌進
言于公將升僖公于閔公上也唐尙書云烝祭也昭謂
此魯文公三年喪畢祫祭先君子太廟升羣廟之主序
昭穆之時也經曰八月丁卯大事于太廟躋僖公是也
凡祭秋曰嘗冬曰烝此八月而言烝用烝禮也凡四時
之祭烝爲備傳曰大事者祫祭也毀廟之主陳于太祖
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于太祖汝成案韋氏不用賈說
依左氏公羊爲義蓋周制三年喪畢禫祭之後乃祫于

太祖亦謂之吉禘春秋閔二年吉禘于莊公是也禮記
疏引禘祫志云春秋僖公三十三年十二月薨文公二
年八月丁卯大享于太廟公羊傳云大享者何祫也是
三年喪畢新君二年當祫明年春禘于羣廟僖公宣公
八年皆有禘則後禘去前禘五年以此定之則新君二
年祫三年禘閔公以二年吉禘故左氏譏其速此韋氏
所本然賈侍中說烝爲進者亦以大事爲祫故知烝非
祭名今韋氏旣信爲祫祭矣而復主唐尙書說以烝爲
祭且解曰八月言烝用烝禮何也公羊傳云大事者何
大祫也大祫者何合祭也則此爲祫祭甚明而杜預則

注爲禘且曰未應吉禘而于太廟行之其譏已明徒以
逆祀故特大其事異其文蓋狃于閔公二年吉禘文從
而爲之詞其實非也然文公是時未免喪禘禘皆不可
則韋氏曰此魯文公喪畢禘祭先君云云者亦誤矣

魯語內朝外朝說

韋氏昭解曰內朝在路門內汝成案此卽文王世子之
內朝所謂其朝于公內朝則東面北上注內朝路寢之
庭也蓋在路門以內路寢以外之庭故韋說云然若周
禮橐人及玉藻之內朝或謂治朝正朝或謂之外朝則
在路門之外庭戴氏震云司士正其位而君臣日見之

朝然則內朝一在路門內一在路門外固異朝而同名也。以是例之外朝亦自有別。故此經云合民事于外朝。韋氏不著其地而戴氏定合民事之外朝在中門外庭。小司寇掌其政。朝士掌其法。斷獄蔽訟及詢非常在此。天子中門曰應。諸侯曰雉。則此朝在是門外矣。而下文云自卿以下合官職于外朝。韋氏云外朝君之公朝。汝成案此外朝者謂君所設之公朝。考工記外有九室九卿朝焉。注曰外路寢之表。如今朝堂諸曹治事處。其證也。玉藻君日出視朝。退適路寢聽政。使人視大夫所謂使人視者。意大夫此時當在治事處也。緇衣箋卿士所

之之館在天子之宮如今之諸廬也孔穎達引考工記及注而申其說曰謂天子之宮內卿士各立曹司有廬舍以治事也韋氏于上文合民事之外朝但解曰言與百官考合民事而于此朝解爲君之公朝蓋已得其義矣下文云外朝子將業君之官職此外朝卽君所設之公朝內朝子將庀季氏之政此內朝卽私室之朝上文所云合家事于內朝者也

魯語稂莠說

韋氏昭解曰稂童稂也莠草似稷而無實汝成案梁稂一聲之轉爾雅釋艸稂童梁鄭注稂莠類也說文節禾

粟之采生而不成者謂之童蔀或作稂曹風浸彼苞稂
傳亦云童梁陸璣疏云禾秀爲穗而不成則疑然謂之
童梁說文莠禾粟下生莠詩疏引鄭志韋曜問云甫田
維莠今何草荅曰今之狗尾也邵氏晉涵云狗尾草所
在有之狀誠似稷而不結實蓋磽瘠之地雨暘不時人
力不齊禾不能成實則爲稂稂與莠俱無實而其稈內
俱有米皮今南方用以飼鶩又以飼馬魯語所謂馬餼
不過稂莠是已

晉語韎韋說

韋氏昭解曰三君云一染曰韎鄭後司農說以爲韎茅

蒐染也。𦵏聲也。昭謂茅蒐今絳草也。急疾呼茅蒐成𦵏也。凡染草一入爲縑。汝成案說文𦵏茅蒐染韋也。一入曰𦵏。詩𦵏韜。傳玉篇韋部俱云茅蒐染草也。韋曰茅蒐。今絳草者左思吳都賦注絳草出臨賀郡可以染。又釋名廣雅絳工也。染之難得色以得色爲工也。乃知茅蒐染色難以得色。一入僅曰𦵏。必有加于一入可曰絳。證以韋解及釋名廣雅而說文之義益明。三君云一染曰𦵏。意亦不誤。特不以染草爲義而止。曰一染則與爾雅一染謂之縑無別。其云急疾呼茅蒐成𦵏者。古人文字多長言短言疾言徐言之例。吾友陳氏瑑曰說文薺疾

藜也詩曰牆有薺今作茨傳曰蒺藜是茨薺一也長言
之爲蒺藜短言之爲茨與薺茅蒐與韎其義正同古人
已先發之矣

卷一終

袖海樓文錄卷第二

序

嘉定黃汝成潛夫氏撰

重脩宗譜序

吾黃氏之有譜久矣不幸而遭兵火散失曾祖父又遠
賈山左從曾祖上衡公年且七十病甚命從祖竹虛公
援筆而口授之僅記鄉飲賓忠芳公以下存沒年月或
不及旁洽嫁娶里居都不具備同族名字間亦遺忘忠
芳公自江東遷于嘉定城西守信鄉江東舊爲邑東鄉
今寶山地也故吾黃氏奉忠芳公爲始遷祖方遜志有
言尊祖之次莫過于重譜察統系之異同辨傳承之久

近敘戚疎定尊卑收渙散敦親睦皆賴乎譜故必兢兢然尊其所知闕其所不知詳其所可徵不強述其所難考淳安汪氏繇其身緣而上之至于魯公之族七十餘世皆有諱字卒葬吳寧之杜氏越千餘年而宗漢之延年晉之當陽侯爲之者未嘗不自以爲工而不免于知本者之所深惡吾黃氏得姓之始蓋自軒轅氏周末以降迄于勝國不乏爵位尊顯及忠義貞廉之士晃耀前史章布明澈然不敢謬有所附託者豈獨懼爲遜志先生所訶哉汝成年五六歲侍先大父夕膳于樂志居有自崇明來以輯初脩譜請者攜其宗譜盈尺許由崇明

而寶山而太倉而松江及嘉定凡黃氏之支裔莫不畢
載中有與忠芳公諱字合者先大父嘿審其先後世次
多舛用婉辭之而索譜系殊切先大父不置辨輒愀然
曰某誠不敏然嘗奉教于君子矣其敢以是誣我先人
哉譜不可得厚贈而歸之故今日之譜猶先大父之志
也記曰宗其繼別子者百世不遷者也詩曰無念爾祖
聿脩厥德今自忠芳公下二百四十九年歷世有九作
世系考存歿皆具凡行跡明確者雖疏遠必列始終于
各支下而鄉先生及名賢所作傳志祭與壽文則皆附
于末使吾宗後世有攷焉某月日

春秋世紀攷序

春秋三傳皆釋經書也自漢以後雖論說不同而皆堅守傳注至唐時啖趙始攻傳文而北宋孫明復劉原父輩創爲棄傳從經務爲貶削之論胡安國益張其義而古學寔絕左傳多本舊文述諸事實公羊穀梁則緣日月名字以爲予奪三家雖頗膠固穿鑿而經師相傳說精義多具今屏絕而逞一己之私見以求合聖人之筆削其無所徵信非以空言厚誣古人則以苛說蒙錮後世徒分門戶率無師承夫奚取是糾紛爲哉近世爲左傳公羊學者援舉浩博論辨明遠多得微文奧義子友

毛君生甫又思重爲穀梁傳疏義例益明三家之學幾
于備矣然余嘗思之平王四十九年當魯隱公元年春
秋本魯史舊文託始隱元迄哀公十四年爲敬王三十
九年由平王迄敬王凡十有三世二百四十年爲春秋
始末是春秋因魯史而脩之非專爲魯作也平王東遷
在位五十一年不能復興先王之業王政衰矣孟子曰
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太史公旣爲周
本紀復爲十二諸侯年表亦此意也余因以王朝列國
爲經以年爲緯名曰王朝世紀魯國世紀同異姓諸國
世紀凡月日閏朔土地爵姓官制田賦軍旅刑賞吉凶

補海樓雜著
三
大禮征伐會盟則從王朝列國條比其經間列三傳論
說折衷閎通貫其始末于下至于褒貶進退則一本于
春秋不爲附會輕重之詞蓋從其經而稽之則王朝列
國之世次正體具焉從其緯而察之則王朝列國之政
事得失見焉雖非專門名家詁訓之學然較之宋元來
馳驟辨論之談頗自謂得其統紀少合于書事微指者
焉古者爲學左圖右史蓋圖明其分史綜其合此書或
庶幾近矣至于聖人之行藏諸子之論斷其所以微顯
之義夫豈膚末者所能窺測哉道光十二年某月日

郁氏旌節錄序

婦人不以行見者也不幸以行見而終能成其夫子之志以傳其家學則節莫大焉吾邑西祁岡里郁氏自橋泉先生精岐黃家言海內知名嘗供奉太醫院丁明之季歸隱鄉里以醫世其家數傳至脩來子上舍諱某者遭療疾早世恆懼家學廢墜病革時慨然屬其妻范孺人必以是教督其子故上舍舉丈夫子二皆奉其母教習爲醫其長君尙璞尤曉天元定化之旨其說以司天爲客運氣爲主在泉爲客居氣間氣爲次客氣勝相則偏以致疹或子救其母則名復勝皆足令民疾病也治病必闡乎六甲之運行究乎九宮之應合若敦阜流行

伏明卑監莫不配輪司化對化斯令其會于中氣者則
有數和審平之應而後能察疾病之由責陰陽虛實之
所在辨單複輕重之所宜每立一方眾醫皆張口錯愕
病家或蒙然不知所從則諄諄反復抉摘其隱痼排斥
其異說然後投以藥應手輒愈歲壬午嘗延之治婦病
時年已七十矣美鬚髯雙目炯炯猶能書細字高朗侃
鑿于邑之利病時時見諸言論蓋不獨以醫鳴也夫當
上舍之死尙璞兄弟方幼孺人有衰之姑有稚之子躬
織紵以奉甘旨爲其子延師授讀長命受其學于叔父
瓶逸先生蓋孺人忍死茹苦稱未亾人者五十餘年卒

能續古之人以有聞于時方之桓孟何多讓焉歲甲子
邑士人爲請于大府大府上之朝旣得請其從孫錦
春集四方郵寄及邑士人頌美之詞都爲一編名曰旌
節錄而屬序于汝成孺人之媿行懿德旣夙習聞于其
長君今觀詩詞所頌美益信孺人之能成夫子之志而
克傳其家學也故爲備著于篇某月日

日知錄集釋序

自明體達用之學不脩儻生鉅材日事纂述而鴻通瓌
異之資遂率隳敗于詞章訓詁襞績破碎之中漢時經
術脩明賢哲著書大都采擇傳記百家論說時政與己

志而已魏晉以降著錄始廣唐以後遂岐分爲數家其善者自典章經制文物度數以及佛老之書徼裔之迹莫不明其因革損益巨細本末號稱繁博然求其坐而言可起而行脩諸身心達于政事者不數覩焉崑山顧亭林先生質敏而學勤誼醇而節峻出處貞亮固已合于大賢雖遭明末喪亂遷徙流離而撰述不廢先後成書二百餘卷閎廓奧蹟咸職體要而智力尤瘁者此也其言經史之微文大義良法善政務推禮樂德刑之本以達質文否泰之遷嬗錯綜其理會通其旨至于賦稅田畝職官選舉錢幣權量水利河渠漕運鹽鐵人材軍

旅凡關家國之制皆洞悉其所由盛衰利弊而慨然著其化裁通變之道詞尤切至明白其餘考辨亦極賅洽易曰言天下之至賾而不可惡也言天下之至動而不可亂也又曰困者德之辨也傳曰仁人之言其利溥哉豈非善成其鴻通環異之資而畢出于體用焉哉元明諸儒其流失喜空言心性凡講說經世之事者則又迂執寡要先生因時立言頗綜覈名實意雖救偏而議極峻正直俟諸百世不惑而使天下曉然于儒術之果可尊信者也汝成鑽學是書屢易寒暑又得潘檢討剛節元本閣徵君沈鴻博錢宮詹楊大令四家校本先生討

論既夥不能無少少滲漏四家引申辨證亦得失互見然實爲是書羽翼也用博采諸家疏說傳注名物古制時務者條比其下伏處海濱見聞孤陋又者碩著書富邃而義無可埒則亦闕諸竊慮蹠駁有踰簡略嗚呼學識遠不逮先生毛髮而欲以微埃涓流上益海岱之崇淡抑愚且妄矣然先生之體用具在學者循其唐途以窺聖賢制作之精則區區私淑之心識小之情或不重爲世所詬病者矣書凡三十二卷篇帙次第略不改易集釋條目諸賢名字里爵具列于後而輒著其大指于

篇

日知錄栞誤序

日知錄一書其義類閎濶論辯浩博余嘗疏其學識頗著其大端竊歎書之精微弗能盡也當康熙間潘稼堂檢討爲校栞于閩中自是賢碩輒加考辨旣正其脫文譌字或間引伸其言幾無異漢唐時諸經史訓解爲專門學也余所見不下十餘家多簡當而尤善者閩楊沈錢四家本也後又得原寫本以校潘刻本得者大半諸家多未見此本往往增損有與合者亦有舛錯同而別爲糾正者或因糾正轉滋消失余益統括羣書穿穴援引區其異同覈其是非每以錯綜更達闕奧率表其名

斷諸已意不爲繳繞之辭亦絕剽竊之行總全書所攷
正者得七百餘條雖與是書義類論辯不恢脩景然少
少郵其文字牴牾詮訓隱隙庶幾益治塗轍抑以斷後
之外馳者矣曩爲定本纂成集釋曾就正于武進李申
耆吳江吳山子寶山毛生甫三先生此書又乞生甫刪
定同邑王君巨川明慎強識勤佐撰索區區不敢妄作
實事求是之懷欲冀白諸後賢而直諒多聞之助又不
可沒也閩楊沈錢四家其里爵名字已列于集釋敘例
今日宋齋陳氏者名訒字言揚海寧人官教授以子貴
贈通議大夫左副都御史南曲張氏名惟赤字小白海

蓋人官刑科給事中蘧園楷庵則名皆佚楷庵張氏客也曰楷庵者別于武屏楊大令簡在言也沈校本得諸次歐從叔父原寫錢校本則假諸生甫其餘多陳文立齋所手錄者既第分爲二卷并述其假云道光十五年二月望日

休復居文錄序

夫古今文章之鉅達于學問道術之原其必由淡知篤好者乎夫人必有所甚力而後有所甚達如登山然始于附嶠躋于泰華如涉川然初于敷澤放乎江海其塗轍蓋如是也是故論議雄博序事簡明詞采義法皆極

體要此文章之附嘖藪澤也聲音訓詁名物度數天文
輿地禮樂德刑之奧蹟閎濶此文章之泰華江海也而
體之以身心綜之以性命識周垓埏義窮蝸螻則所謂
達于學問道術之原而成文章之鉅者也生甫先生材
識亮敏內行淳篤少孤貧厄自單廢困蹟中勤學自奮
聲音訓詁名物度數天文輿地禮樂德刑之學莫不辨
其得失訖于精微而發爲文章包并萬有洞闢百氏汎
濫涵蓄壹出于醇懿閎峻經術明通往往不愧儒者至
于天人盈虛之理運命通塞之幾先生嘗曰有志未逮
而觀其論述輒歸體用濶造自得以道爲鄆抑庶幾有

德者矣秦漢而降以文章名其家不下數百然其尤宏
焯者莫逾是焉夫德之不蓄多識奚爲本之不立其亾
可待剗削者短氣虛憍者無骨剗竊驚傑者出以艱淡
塗澤或故爲奇詭浩博而茫無歸宿卒亦無異顛鄙其
于文章形迹粗者尙蒙南朔又奚望其達于學問道術
之原哉先生文學不甚求人知而人亦鮮克知之至非
笑詆譏者則日眾世固有病極陰沍寒重腿痺痺之疾
者與之柔潤則易入與之剛燥則轉劇非藥石之不中
也漬之者淡而正者不能勝焉今時之漬于破碎熟軟
者久矣一旦奪其所嗜而示以所未習則强者抵牾弱

者疑駭必矣其毀與譽要於先生無所增損而淡惜文章之由于附樓藪澤以至泰華江海其本末且未易明于天下也先生既數遠遊所作漸遺佚又慨元史厯雜別爲論撰紀傳志表既悉正其疏訛繁舛而于一代文獻重巨者尤考辨精博書成當不後范蔚宗歐陽永叔二家然以殫心力於此不輕作雜文舊所作者亦未寫定先生與家君道義交至淡汝成伯父與先生之府君同受業于錢先生少詹事及汝成爲伯父後先生遂以弟畜之所以誨勉者尤切遠遊歸又歷時日淹留汝成家自學術正譌文章利病鉅細所在輒窮日夜討論

之汝成既漸得聞古昔大賢文學緒業又喜誦法先生
文嘗別錄得議辨記說序志祭文百餘首欲先爲彙刻
以傳而因述其大端以告後世之重先生學者道光十
五年某月日

諸慎齋先生詩集序

凡詩之作皆所以道其情性極諸風雅而已苟非出其
心志託之豪素雖于古人範圍不至侷錯而詠歌嗟歎
憂悲愉懌皆無所謂獨到之境俾後之讀其詩者不知
其爲何世何人詞誠瑰麗其有當于風雅之旨者否也
夫山川草木平行奧曠兀嶽譎詭條達曲臃柔勁繁疎

各極其致然而聳峙者不可以爲淳蓄也緣沿者不可
以爲崔峻也蓋凡物之形象然矣何獨至于詩而疑之
慎齋先生伉俠夸邁脫略夷簡而內極惇篤婉摯厚于
倫物故其爲詩揮灑澔泔初若奔軼無範然詞恢而音
雅氣閎而體整頗工賦物昔其師張補庵先生謂方之
前人當伯仲梅村竹垞間竊謂尤得力于韓蘇兩家出
以溫李之芬藻而自馳騁風雅之涂者也汝成不能詩
而先生爲父執嘗往來余家頗習聞論議得稍稍循其
蹊徑先生比屬寶山毛君生甫審定而辱命爲之序性
情之發而風雅之歸先生旣內得於心矣則自古及今

篤謹曠遠憔悴專一之士以及命世大賢抒其志慮于
往復平陂而極其詞于朝廷江湖之上者體物雖同賦
詠迥異夫豈有所規撫形似必求其人以實之以爲若
某某者哉先生覃思經籍于論語微旨尤達精奧嘗著
論語述若干卷詩雖餘事而明其正變不失其性情如
此則尤昭焯于後世決矣道光十五年八月十三日

日知錄續彙誤序

余曩撰日知錄集釋以原本文句舛脫又間爲稼堂檢
討刪易增譌嘗羅列諸家校本及原寫本辨正其疑似
得失成彙誤兩卷附刻是書後昔康成注經多列今古

文顏師古注漢書亦舉流俗書本經典釋文賈孔諸疏
率具他本所以不憚鉤貫參攷者誠欲使是書文率精
確明粹可傳信于天下後世者也夫豈樂爲是繁曠哉
是書旣刻成余輒取考正頗恨校讐弗審時有棊寫誤
字又有與原寫本違異者王君巨川因益佐余取兩書
條疏句別衍闕淆訛復互得一百七十餘條余旣綜貫
傳記剖析躋駁而前從沈錢二家校改者及余所引諸
家論說字或牴牾亦略附出于各條下復成績棊誤二
卷余之治是書殫利心力決擇搜訪不厭輿阻數年于
茲矣而漏舛猶多則以余智慮之所未至篇籍之所未

觀及所引諸家論說文繁本別其爲參錯乖殊詳略隱
顯雜處莫辨明見千里而失于眉睫必益眾矣是惟望
海內博學精思之士爲正其舛繆者也余見是書校本
極夥其言微義碎及勦說虛造者多弗錄最後得匏尊
陸氏本其言頗有發明亟爲援引以相考證匏尊名筠
嘉興人顯晦未詳余妹婿陳偉長與陸氏同郡嘗得其
本因以贈余偉長名其幹則宋齋先生六世孫也道光
十六年九月朔日

歲實朔實攷校補序

自太初術至今言歷者凡六十餘家歲實之強弱朔實

之盈虛莫不推攷以明遞相祖述及所由變易增損者而合數十家歲實朔實卽本術而推之以明疎密則古未有專書也婺源戴翰林東原嘉定錢詹事辛楣二先生學術閎深爲海內碩哲二家皆精推步凡中西之異理數之合莫不洞達本末殫極幽渺戴先生雖于算術陰用西法而文以古名錢先生三統術衍亦未推原其所以創術者然卽其精闡言之實亦圍範莫過也戴先生嘗作諸家歲實攷錢先生旣疏明之補其未備又別爲諸家朔實攷詳列月分相輔以行綜覽二書義蘊明達真學貫天人言窮造化思周天下之曠而智斷古今

之疑者矣汝成性既顛愚學更痺隘文章攷證猶未能涉其闔閩矧氣朔運行日月交會之微至哉然嘗問算術于陳君恬生又嘗學歷于毛生翁頗得塗軌間讀是書尙不稽曠乃因其術數研以形算歲實攷中錢先生所未補者朔實攷中錢先生所未具者皆博攷史傳參列諸法兼述舊聞闡彼奧曠雖于二先生述作之指未克濬澆資高而諸家周天會朔其度數率粲然具矣恬生生翁之先德與先君子皆受業錢先生翁又學于姚先生惜抱而姚先生亦與戴先生澆交則師友淵源今更有足推其傳緒者昔錢先生三統術衍刻成同邑

徐丈瞻雲嘗校正其脫文誤字百餘條先君子頗欲重
槩以傳則今之研窮是書抑亦先君子之志也歟道光
十六年九月某日

卷二終

袖海樓文錄卷第三

書後記

嘉定黃汝成潛夫氏撰

書明孫初陽中丞遺集後

右中丞孫公遺集十二冊舊集凡百卷今所存者贊遼稿略寧遠草及撫登奏議數冊而已歲在旃蒙作噩月陽維塞辛未之夕汝成方苦疝夢有古衣冠偉岸丈夫授汝成書且示之籠疾呼曰起覺而訝之往者秦君鑑以公遺集貽汝成破碎無完紙不知者誤置敗籠中將火之矣汝成疑昨夢亟檢取公集在焉始次序綴補以完既讀知爲公手定稿及公仲子和斗蠶絲錄也公少

負經濟才頗長于用兵于火器尤精戰勝守固決策幾
先往往不豪髮爽其持論剴切明著奧隱畢見爲世所
淡嫉至徹海徹島疏上中樞持橫豎之說島帥成反覆
之勢主知未固臣立已孤不待吳橋之激登城之破禍
至固已無日矣議者或以主撫爲公咎以不死爲公罪
不知一傳眾咻撫固罪不撫亦罪也露創絕食歸固死
不歸亦死也當是時公方以言事失中樞意機宜之疏
不以時上督發之詔不以時下多方排擠以速公之死
近侍又以監軍之死嗾公環泣于上前爰書旣具蓋不
惜沒公之功甚公之罪以重誣公于旣死也不有公之

遺孤疇實爲之顛冤而雪枉哉嗚呼封刀就撫人情可
見事不可爲歸死司敗終始之間可謂皦然焉矣公手
定稿兩經兵燹未盡散亡今又幾燬復完惟和斗所錄
本今不可見此爲上谷侯氏藏本彙錄得十二冊因就
公歷官年月類分之屬寶山毛君生甫爲審定惜他書
久失然觀于此亦可以知公矣公名元化字初陽又字
火東見明史附傳嘉定人始居江東今爲寶山地云

書金節婦詩冊後

邑有金節婦者嫁于同里陳君定少寡爲強暴所劫將
成婚焉引鎌剝髻勢面流血囑孤子邦榮持髮求救于

王氏嘗爲官者夜黑迷途忽有神火導之得達爲白諸縣捕治獲免事載邑志嘉慶二十一年邑侯吳公給毀容保節額以獎之吾嘉定濱海一隅士大夫崇尚節義至婦人女子亦知慕效何其難也昔杞嫠善哭城爲之崩齊女含冤臺爲之擊況乎以完白之躬秉貞一之志內無禦侮之策外有下石之謀尤其悲憤感激者耶宜其足以感鬼神而彰顯應也迨兇暴旣誅純節丕著其曾孫立仁恫念先烈將徵邑之能文章之士作爲詩歌用垂不朽或以輶軒之採上邀綽楔之榮則尤其志之日夜欣冀者也夫當劔髻勢面之時豈有所慕而然

哉苟足以伸其志節陷胸決脰猶或爲之雖終古翳霾
沈幽莫雪誠無所悔于厥衷然遺澤不墜聞者動色則
所以闡幽光而發潛德者豈非爲之後者之責也哉余
幸孺人之有後爲序其大略以諗來者

書紀唐貞婦詩文冊後

古史書傳記多不書女未嫁夫死爲終守及殉死事自
宋以後始盛明歸熙甫嘗作論非之而毛西河復推本
禮經爲書以正其謬其言尤激切明辨然西河書李女
宗守志事則轉駁熙甫西河之意以壻或請婚有期或
女子以有事先見舅姑則夫死守志禮也蓋禮重成子

婦非重成夫婦而曾子問篇免喪後弗取弗嫁謂不忍
卽吉非別嫁娶也近儒桐城姚姬傳先生亦以熙甫所
論爲過由是言之臣委贄卽君也女許字卽夫也終身
無可變渝者而先王制禮不以是責室女者豈非以至
高之行至苦之節賢者弗能蹈矧彼弱女子有父母爲
之主乎而苟女子樂爲之出于堅貞聖人復起當亦無
貶詞焉不然臣事君而易節者何以率多譏議哉余觀
唐貞婦所言論節操不能不重哀其志貞婦嘉定陸氏
父名明智幼許字唐錡之子大澐大澐亮敏好學將成
婚以咯血亾大澐之母以哀子暴死錡亦悲慟成疾危

甚貞婦時年二十聞知之涕泣弗食請于父母歸守唐氏父母難之則曰壻家納幣有吉日久矣且姻族鄉黨皆知爲唐氏婦而壻家復死亾且盡忍而背之無恥無義無恥無義生不如死等死也不若死于唐氏父母誠愛女然愛生女非愛死女也矧遂女志或不遽死其父母憫而許之遂服斬衰歸于唐爲殯殮其夫又勸其舅娶繼姑唐氏素貧悴貞婦敝衣蔬食日夜紡織以佐百需事姑與舅無不得意旨提攜抱祿幼叔小姑洗濯縫紉皆極勞悴而慈愛有加歲月逾積略無怨色孝謹益聞嗚呼此搢紳女子幼習禮訓有弗能少逮者而貞婦

艱貞明慤久而弗渝如此向使弗遂其志則古之賢女子殘肢體冒水火自誓而不憚者行且于貞婦見之蓋其秉志專確任艱鉅明大體始終禮義可決也而古所謂奇節異行者亦何以加焉唐氏爲叔達先生後而貞婦則菊飲徵君之族裔兩家之先皆名儒碩士固宜其有賢女士是貞婦之懿行且不愧兩家先世又使唐氏亾而復存不墜祧祀是唐氏無子爲有子也非尤可矜尚哉當貞婦初歸時爲嘉慶二十一年邑之士大夫多有爲詩文美之者貞婦之舅與余善間出是冊視余冊中皆稱曰貞女余聞之禮在家稱女在途稱婦今貞婦

年且四十是不宜終以女稱因刪取其詩文錄附唐氏族譜爲改題曰貞婦從其志又庶幾于禮焉其事則略書于左以備邑志采擇道光十六年五月

安亭新建震川書院記

書院之設爲古昔鄉庠黨塾之遺必擇鄉之賢士大夫材德明粹嘗仕而有所施設者爲之師俾士未仕時各惇勉其文學行誼而豫儲其明體達用之才故其學久而皆底于成然其間盛衰或不常其盛而成人才多者則又視其地之有鄉先生與一時部使者道德文章經濟勳烈醇懿閎廓振動其前及賢有司肫篤化導成就

之也前明歸太僕震川先生居安亭江上嘗讀書菩提寺邑人張鑑就寺右築室祀之邑侯廣安淡公始創爲祠上之中丞安化陶公公命廓其前宇爲書院而祀震川先生于中楹其後視濬吳淞江道由是復率僚屬及邑士拜先生遺像且顏藏書之閣曰多文而試邑俊秀于其中嘉定忠孝氣節經術訓詁之盛代有傳人而古文之學則啟自震川先生先生之文繼韓氏歐陽氏而興宜爲學者所宗仰而嘉定自唐叔達婁子柔及張漢瞻諸先生後鮮有其傳豈非無賢而在上位者恢張其業以興起其邦人士之故哉今中丞公勳業政事鏗錫

焜耀被及幽明神人感應而學問文章達于天人至于
愛育人士表章前型使節所至光輝日新于以恢張震
川先生之學而興起其邦人士視古昔鄉學之隆所以
成就人才者曷以加焉昔大賢講學之所與夫仕宦所
至後人繕築學舍多署爲名平湖陸清獻公嘗令吾邑
故邑書院署曰當湖原前人所以名者豈以是相矜寵
哉然則邑士賢者覩斯之建而思由文章之遂上窺儒
學之傳相與討論服習以蘄無負中丞公肫肫樂育之
盛心當必有在也是役也始于道光七年某月成于八
年某月墉序堂閣宏敞堅殖又多古木叢竹堪資游息

凡學于斯者當自得之中丞公命爲記因論述其大者
著于篇

先忠節公祠田記

忠孝節義之在人心者雖千百世不能已焉是故名公
卿文章動績焜耀寰區至觀昔賢遭際艱迍之死不豪
髮渝志未嘗不悲其遇重其節也然傳記所載不過脩
其祠墓勿令頽墮湮沒已耳至恐其子孫失所爲之贍
其衣食使得謹視洒掃而其賢者或賴是脩飭以嗣家
學則未有如今中丞安化陶公之于吾嘉定先忠節公
者也先忠節初釋褐卽身殉明季之變

聖代勸忠建祠子謚凡歲時之享祀房序之塲塹悉領諸有司無有失墜歷世久遠賢者之後或至貧不能自存而鄉邦中莫有過而問焉者是可歎也道光八年中丞視濬吳淞江道出安亭鎮駐節震川書院以爲嘉定文章之嫩始于歸太僕而氣節之盛則莫若黃忠節爰命屬吏訪太僕後則伍備保矣中丞惻然出廉俸買田并勸屬吏共益之旣復求忠節後時汝成以文字之知樞衣進謁中丞卽問忠節祠與其子孫汝成對以忠節祠有二在嘉定城者爲專祠列防護在寶山楊家行者爲家祠雖皆忠節後居之然久困厄甚矣于是中丞復

首輸十萬錢創置祠田復命汝成偕族姓捐田而方伯
長樂梁公邑侯廣安淡公亦捐若干畝合前陳姓所贖
墓田共百餘畝以授忠節之嫡系名珏者嗚呼中丞于
賢者之後何其用心之懇且摯也夫太僕以樸學倡導
東南東南學者宗之目爲一代韓歐陽氏蓄久彌章得
有今日固宜先忠節循太僕之軌途引斯道爲擔荷取
義成仁不負所學方是時文章學問負天下重望而進
退矢據者不可勝數先忠節以未仕之身與上谷父子
及仲氏偉恭公以死相從義不返顧至今遺黎故老傳
道其事猶使聞者歎咽欷歔不能自己而顧使遺澤之

不能庇其後乎然則中丞所以惓念其子孫爲之計長久而汲汲乎惟恐失焉者豈獨其子孫與汝成感之哉竊謂自今爲忠節子孫者務益砥礪學行以蘄底于有成勿以飽煖之故增長些窳廢墜先烈重負中丞所以深望者可矣汝成于忠節爲族系用揭中丞深意與受田者共勉之而并記其顛末云

郁氏宗祠記

郁氏系出先賢平陰侯初姓有至三國時從邑爲郁宋建炎間避金師自魯入江南句容之絳巖山元季遷崇明道安鄉兵燹流離譜系散佚世次不可考前明文學

柳溪君始由崇明遷嘉定之巨門村越三世處士杏泉君又遷于祁岡里遂世居焉故嘉定郁氏奉文學君爲始遷祖子姓繁衍析居城鄉間或歲時止各祀其祖禰文學君八世至上舍成吉君上舍早卒配節孝范孺人始命其子尙璞于舍東故址築室三楹以奉其始遷祖以下栗主于是郁氏始有宗祠歲乙酉尙璞旣爲其母建節孝坊于祠門今年秋又廓其享室之前宇移先世栗主祀其中而以享室爲族姓合食讌飲之所又以先賢論孝弟爲仁之本用顏其堂曰本仁夫仁莫大于親親而尊祖敬宗收族尤親親之大者今宗法之廢已久

無恥者或附託于非族重誣其先逐末者或輕去其鄉
郁氏自文學君迄今十有二世以醫與讀書世其家代
有聞人猶懼其久而服屬疏遠或不能同休戚永其貽
澤爲之築祠以合之復偕其從父弟及從子錦春置田
若干畝爲祭掃所資則尙璞能守其先哲之訓而善成
其母氏之志其賢有過人者詩不云乎孝子不匱永錫
爾類故樂爲之記以諭來者

延秋閣記

延秋閣者金君少華藏書畫室也君子于古人書畫鑒別
極精審而于鄉先賢墨蹟蒐羅尤力殘簡斷字不忍遺

棄卽尋常瑣碎塗乙滿紙者亦皆飾以縹緗祕諸篋笥
蓋其性篤謹然也比于其曾王父野莽先生漁書樓西
偏隙地築室三楹顏以今名野莽先生故多元明名家
書畫錦軸牙籤徽徽溢目君又葺其所得者藏之君之
能繼述此其一也夫人莫不有所嗜好甘脆肥濃適口
者腊毒皓齒曼肌悅情者斧性若夫游思竹素之園涵
泳翰墨之林而外竭菁英內損神明者則未之有無他
其嗜好同而其所以爲嗜好者不同也古今書畫之富
不可數計其幸而存者不過什百之一二耳顧非昔之
人什襲珍護卽此一二者亦日毀滅佚棄迺者衰薄之

習貽于金石楮葉所存尤多僞作繪窮聲影兆極毫髮
不累黍之差君一視輒能辨之不爲其所惑故所藏者
無質鼎然則能嗜好矣而蒐羅不力能蒐羅矣而鑒別
不精皆不足與于閣中之藏也且君之言曰吾何擇乎
吾惟求其所爲眞者以俟後之君子落其實而取其材
其用心尤明達異世好古者故余樂爲之說云

新建風神殿記

代

今歲仲夏余自吳江來泄嘉定時邑方閔雨余步禱於
城之東偏集仙宮甘澍滂沛離土咸蘇及秋又苦霖余
步禱輒應蓋邑之事神爲虔凡福民者莫不設有專祀

奔走恐後而于風神顧闕如也邑瀕海地瘠所殖者麥
禾而棉爲多所患者旱澇而風爲甚雍正乾隆年間
風間作漂沒昏墊靡康厥居迺者自夏徂秋赤雲斷
屢告厥祥其初非不喔呼噫噉號空吼穴逞破漏擗
屋之力挾驅石拔木之威足以撼坤軸而翻渤澥然
而暴風之格不與潮俱藝殖挺生芄芄嗥嗥父老咸
以爲皆神之賜也旣以祠請余爲相于邑治社公祠
隙地建神廟別築室宇以復社之舊僉曰善余惟乾
元美利露膏風雨之至曾何私于一邑哉而邑之父
老若親受其賜者然則以地瀕大海尤苦暴風而報
本之誠發于胸臆

固非苟焉而已夫神之視聽惟民是依事之不勤致力
奚益是故月令所稱溫涼時至焱暴共起其于政令之
應信于著龜捷于桴鼓余不佞來宰斯邑奉宣
皇猷道揚

仁風豐稔可期沴厲不作得與諸父老尋擊壤之樂懷
神之德畏神之威旣惓惓焉惟恐菑害之集以叢厥辜
則尤官斯土者之責也教諭長洲龔慶來典史山陰唐
玉樽實經始是祠而釀錢以葺其事者若干人亦咸列
于左方使後有攷焉某年月日記

重脩朱侯祠記

嘉定瀕海磽瘠不宜禾稻居民多藝棉菽河流又隘不容巨艦自前明率苦漕賦間折以布萬歷十一年朱侯來泣是邑乃以邑民瞿仁等之請議改折色徐公學謨時官禮部爲力主之請于大學士申文定公得報可然猶暫折也其後邑民徐行等伏闕請永改崇禎四年戶部復議暫漕歸公子顧侯公震暘孫公元化李公流芳等復力請于巡撫始克奏止十四年又議半漕侯公峒曾旣與朝士書極言其弊而邑民張鴻磐等亦伏闕上書請如舊議

國朝順治十六年江安糧道傅作霖加漕溢額銀數至

五萬餘尋減爲二萬餘嘉定之賦旣改爲折色是無漕
矣夫無漕則無運丁無運丁則無行月糧然亦歲輸五
千餘金于蘇太鎮三衛以資軍運胥役舞弊緣冒是名
加至十倍御史馮班奏之于前陸清獻又爲議之於後
其病始蘇由是言之吾邑初以無米之羸用以銀準米
紆其積困繼以無漕之重因出資助漕平其輕賦乃暫
折永折事非一日行糧月糧累復百出向非諸公達其
緩急明其利害飢溺在抱仁惠丕宣爲民請命不憚艱
鉅則海濱下邑豈得熙熙然無賦役畸重之患哉然則
邑之黎庶老壯耕作婦子紡織有生聚之樂無流亾之

憂士大夫急公好義敦崇桑梓推原其本率自吾侯啟之則人士仰瞻德澤雖百世祀之宜也當前明萬曆十四年邑人已爲侯建祠于合浦門外屢圯屢葺先是祠塑侯像于中其繼侯後及邑之士大夫凡豫議漕事者皆列木主其側孫公元化旣祀于祠其孫諱致彌者康熙二十七年官翰林復以議蠲漕入祀乾隆間鄉民姦者易侯像爲土地神侵占基宇翰林之裔敬祀爲訟諸總督高公得復然祠日以頽陋莫有繕者久之汝成之考與從父偕里中士民先後輸錢易其瓦桷新其丹雘復捐天號二十一畝致圩田地四畝二分麗圩田六畝

以爲守者奉祀所需時邑侯廣安淡公亟爲教護祠成
并祀于左嗚呼古之賢哲蒞官行政爲民興利惠流百
世固抒所學以盡其職非以立譽沽名而計民之俎豆
尸祝也然旣感其澤爲立祠以報之而任其祠宇之傾
抑亦邑之恥也侯諱廷益字汝虞嘉興人先官福建漳
浦民至攀號不忍其去旣至吾邑濬河渠嚴占射修學
校表孝節性廉潔旣歿幾貧不能葬其政誼多見徐公
學謨王公鳴盛去思復祀二碑今故略焉淡侯名春臺
字星亭祠修于道光九年成于某月越六年乃追爲之
記輸錢者若干人悉列于左方便後修邑志者有攷焉

卷三終

袖海樓文錄卷第四

書

嘉定黃汝成潛夫氏撰

與吳淳伯書

淳伯足下頃令季過西溪忽奉惠亭林先生隨筆二冊
此書舊無槧本以左右好古旁搜之力得此偉觀幸甚
幸甚久不見想學道精進讀詩益有心得傳箋外當益
研窮不少夫詩之爲道其初不過導其性術政治風俗
人物歡哀盛衰得失賢否正言微諷多託于山川草木
昆蟲服用巨細而後遂以其所託者爲聲音訓詁名物
度數之學矣以足下精詣正不必與朱子相附和然亦

不必辨詰駁論作毛西河陳長發一輩人語昔人言詩其所論述多不甚比附雖各本一家而間亦無所專主矧逆志斷章類耶若徒紬繹賦頌比興之體攷辨升降貞淫之迹卽說之明粹亦是前輩陳言無足奇者度治此學宜仍宗傳箋第須力求精博使悉出閎整始爲不媿通經術余友毛君生甫嘗云治諸經求訓詁名物勿尙新奇勿入破碎以唐爲斷此不可議其偏也幸畱意大著成時并望亟見示鄙人雖昧懵不能淡造或少少明其駁雜少助萬一旦藉以疏徹弁固則將伯之呼實淡有待于左右者僕所撰日知錄集釋疏糾其浩博同

異已得體要成三十二卷惟自嫌論說尙繁繞間弗克
融貫包并然大段具是矣比見左氏外傳自韋昭注後
無作疏者欲仿諸經正義條其微文奧義附于三傳特
恐精力不能逮如何如何僕少時頗思以學術見用于
世今久伏處乃欲論纂自表見于後世此亦拙者之用
心計足下決不非笑也餘面言伏惟侍奉多慶汝成頓
首

答李先生申耆書

六月朔日黃汝成頓首謹狀上申耆先生閣下汝成味
惜寡學而性慕碩哲夙聞先生道明學博爲海內鉅儒

恨不卽振衣請益廁弟子之末比歲毛生翁客江陰主
先生書院歸述先生垂問之切又奉手簡惠書冊墨刻
中心感荷誠無已時汝成伏處海曲日益昏霧幸幼獲
交于生翁凡于古今德業之大文學之奧得稍稍窺其
端緒竊自淡念昔之大儒名臣其于道德性命之旨禮
樂制度之原莫不明其微妙達其艱鉅以成有用之學
夫豈勤勤于纂述已哉乃久困于省試不得進身略有
所建白行且堙塞晦沒用始憤志自力於訓詁而自少
及今尤好顧氏日知錄一書以其書于經術文史淵微
治忽以及兵刑賦稅田畝職官選舉錢幣鹽鐵權量河

渠漕運與他事物繁曠者皆具體要妄爲統紀條列其
文義推其所以措施者如是者有年益知學者于古人
之書纂注不易崇信太深則隣于阿比辨駁太甚則近
于武斷至于瑣碎襍積言之繳繞益無當事理且古人
立說之初興舉改革多本形勢當時藥石易世筌蹄此
豈可專固穿鑿以附會于經濟哉至于徵引旣博牴牾
參錯之弊更有不勝舛戾者此非學貫天人道窮蝸蟻
權其輕重辨其豪芒奚能穿井至當今幸先生許爲評
騭考覈刪削繁類使此書得成鉅觀有益世道人心則
眞學者之幸也汝成荷假借之力獲聲稱于後世其爲

感激何如比又思殫心聲音訓詁名物度數補作春秋外傳正義一書數年後或有端緒亦望先生時賜教誨使有模準至幸至幸賤體頑肥暑熱增喘秋涼當趨詣左右生翁來謹先陳謝長夏大暑千萬道體爲斯文珍重

上陳方伯芝楣先生書

汝成頓首謹狀上芝楣方伯大人閣下自來吏治之廢弛民生之疾苦其端皆起于細微而害遂巨于一鄉一邑汝成向以文字受知閣下自非文字不敢妄有所陳至于郡邑之政治得失病是固有司之者卽指陳悉

中情勢其迹非挾持官長卽市恩惠矜報復于閭里決
非閭下所樂聞抑非汝成所以自處者今嘉定飢民屯
聚日久撫治無聞恐或生事少傷閭下飢溺之懷而成
一邑剝膚之災官文書或匿而不言言而不盡私用危
懼不敢不違出位之戒而少少啟告于左右嘉定瀕海
磽瘠地不產米禾棉雖藝歲得七八分成熟已爲豐稔
僻處不通商賈風俗復喜矜飾日益貧悴而邑之東北
鄉則以劉河閼塞海潮羨溢支港亦日填過旱則蓄水
自給至有不能具盥濯者猝遇水潦宣洩無由其困尤
鉅去秋亢旱凡與吳淞江接者尙可戽水灌田而東北

鄉田去江遠禾棉率槁小民奔訴有司又以東北鄉爲
一邑中之一隅而所損者又一隅中之一隅不加存撫
入冬飢寒啼呼載道盈千累百漸聚漸夥視道光三年
大水漂沒數郡猶未有若是之流離顛沛者竊思東北
鄉之無業貧民其忍飢耐寒久矣夫豈樂爲是屯聚擾
攘顧有司則諉之士民曰無款可籌士民則歸之有司
曰無力可繼莫肯省視聽其奔躓一旦小小蠢動近治
墟落苟完之戶先受其害如今年二月二日之連劫兩
家十二日之北門不啟良可駭已汝成初議勸諭各歸
其鄉爲粥以食咸不謂然因進以勸分之策而廉吏無

一錢之名富室有懸磬之象輾轉圖維訖無應者惟日以籌用義倉官錢爲上策義倉官錢戶部定令惟動子錢不損其本去年已用子錢賑貸今勢不能無損其本無論後日輸償仍責之邑人且初議僅給東北鄉寢復議徧給一縣而去歲成熟之區倍收之戶亦思倚眾冒取是貧富交困而實惠亦不得專逮窮庶也古人有言救荒如救火又曰飢民宜散不宜聚向使早爲之計則屯聚者原屬一隅中之一隅乃因循坐視至于如此始則以積困之區隘謂賑給概可弗行繼則以屯聚之勢張謂豐歉無庸淡辨而朝令暮更游移莫定則此千百

屯聚之民不飢餓死則鋌而走險此勢之必然者也惟望大君子略賜憫察速檄本縣籌畫善策論是屯聚者咸歸其鄉復爲請款撫恤以救其死亾并乞檄中加以嚴詞策其濡滯使刻期安集不致有滋蔓之虞幸甚幸甚且屯聚者不獨嘉定東北鄉之民同郡之鎮洋寶山及蘇州郡之崑山松江郡之上海時有參錯其中雖災民無畛域之分而資斧有不繼之慮計惟兼乞閭下亟檄鄰郡量其緩急給以粟錢豈特流宄不增嘉定一縣免紛沓滋擾之患哉此又仁術之廣逮者也竊計大君子爲國宣仁閔材偉畫其施設之周密杜燎原之形

于始然之中必有高出古名臣萬萬者而汝成區區爲
災民乞命之意所以安其鄉里之見決不遭斥責于左
右雖干冒威重而獲出位之譏有所不惜也臨書不勝
激切待命之至年月日汝成頓首謹狀上

與毛生翁書

汝成頓首前問日知錄中周禮儀禮輿地官制中疑事
旣聞命矣往復攷辨研窮義類益服精博然尙有一二
事未明審者尋又得是書諸史通鑑中十餘事并以往
而久不得復豈此書未達耶抑幕中事繁不暇及或諸
家論駁皆非是其是者亦無關闕義可不必援引也中

間得手書并示所作元史后妃公主二傳及紀表志傳
義法文既簡懿峻密而論復洞闢淹貫雖起歐陽永叔
宋子京爲之度亦無以過先生學識才也又序例云后
妃傳史漢皆作外戚蓋后妃之父兄宗族多可附書故
曰外戚也其有大功伐及大奸慝關一代治亂者乃爲
專立傳元世后族多益吉刺氏而特薛禪按陳等雖少
有功烈餘族無聞自燕鐵木兒外皆可入后妃傳宋子
京以平陽有功而太平安樂幾亂天下乃創立公主傳
不若是則但如范蔚宗后紀後附書每帝幾女降封年
名遼史立表書屬母名封下嫁等事可也元世尙主者

不過弇吉刺亦乞列思幹亦刺高昌汪古高麗而已舊
史表旣舛脫不若立傳以諸部尙主者附之高麗自有
傳但書其下降而事蹟仍見本傳可刪表與特薛禪汪
古高昌三傳至世系表則增孛端察兒前十一世諸王
子姓各詳列之而刪食貨志歲賜篇所列者入表與各
傳三公中書表則仿新唐書爲一皆斷自世祖始其先
者則率于論序中見之諸王表仍其舊補正其脫漏譌
謬又刪改錢史氏族表次世系後別仿遼史作部族表
書太祖及憲宗時所滅諸部而去已前所作異同名表
義法精確眞作史模準而汝成竊有請者元代人地氏

族其名多有音無字而譯又無定聲于是同一人地氏族遂有數名其人命名又多取其國語形體物類金鐵數色而一名遂有數人前論序中所謂音有輕重而清濁類衍言有緩急而多少互變蓋卽其國語一事一物亦有參差不一者先生所著紀志表傳病其紛糾自始至終既定用一名而一名數人又賢姦莫辨乃作此表數名者詳列其餘數人者別以官氏氏同者別以世系元史至爲溷雜今率粲然明白此汝成所最心服者而獨去之何也若以爲創例也凡作史者視一代之政治理勢得失重輕所在創爲例者多矣魏書有序紀金史

有世紀世紀補此紀之創者宋書志有符瑞魏書有釋
老此志之創者表則新唐書有方鎮宗室宰相世系金
史有交聘遼史有世表皇子公主皇族外戚遊幸等後
漢書有黨錮傳新唐書有方鎮五代史記有義兒伶官
宋史別立道學雖或當或不當然元史諸表後別立一
異同名表度非不合義法也若以其體繁碎無關得失
夫以一代之人地氏族參錯百出者而乃絕其舛馳區
其淆亂使悉秩然凡元代諸文史紀載及金石所傳者
皆可統貫此亦爲一代文獻之大者且不愈于金史之
國語解乎旣成忽棄此誠區管所不能喻者又孛端察

兒以上可仿魏書作序紀而以其前後支裔所分及太祖後子孫作宗室世系表去錢氏所作氏族表改爲官氏志元代怯薛萬戶府千戶所札魯忽赤奧魯赤達魯花赤諸官制又類根從也汝成于史學雖未窺堂奧然向承指授麤聞條理用少問難務求其明確伏惟留意省察前書所問日知錄中數事及今所疑者幸卽賜還答以釋蒙滯漸熱惟道體爲斯文保愛不一

又與毛生翁書

汝成頓首比得惠教知前後所寄數書并淮南子天文訓補注及律呂古誼寫本皆達甚慰元史異同名表不

以所見乖違重擬列諸表後至孝端察兒以上世次非若北魏金源有歲月可攷且置于紀前亦失閎整而蒙古諸氏多出於是若作序紀世紀亦繁不可列金史以徽宗睿宗顯宗別爲世紀補次帝紀後則爲世紀于前宜矣今以元之睿宗裕宗顯宗順宗列于諸王傳而孝端察兒以上已略見太祖紀復立表詳書之九職體要故名曰世系宗室表蓋合遼之世表唐之宗室爲一也元之官制原可與氏族合然其萬戶府千戶所則隸各衛與宣慰使按撫使扎魯忽赤則歸大宗正府奧魯赤後罷而達魯花赤則內外官皆置怯薛不過宿衛稱號

當入兵志脫脫禾孫必闢赤怯里馬赤又皆倅史也自
中書令至縣尹大小官稱與唐宋不相遠不若從其統
紀仍立職官志又氏族立志則但能書其氏族所出而
不能詳列其人遼金多繫氏于名若立志則其人之門
族易攷元止稱名而氏族又有蒙古色目漢人百餘種
又一氏數稱殊厯雜難辨而諸傳附書子姓幾同私家
譜牒欲盡削不可錢氏旣仿唐書宗室宰相世系作表
蒙古等源流率見凡傳中所刪皆可序厠而史之繁簡
益得要領云云又宋無景州若唐之景州在宋爲永靜
軍太一行九宮九宮制九野須檢蕭書五行大義河東

山西唐與翼城王光祿全翰林所說皆當前駁之爲非
先生問學之博器識之閎不勇于自信欲然善誘此真
古大賢用心也悅服何可言盡汝成時疏明日知錄一
書而蓄疑益夥皆別錄紀俟從者歸論定之然有一二
事承指示而仍不能決者不得不更切問詩之梁山韓
城鄭王異解先生謂陳長發所說最精博今攷其書以
鄭箋訓燕師之燕爲安而譏燕師二字爲不詞又辨朱
子承王肅解召公爲司空謂召氏當世居此職爲誤而
主王肅孫毓說以燕爲燕國其言皆當然韓城旣是燕
眾所完復云韓城在今西安則同州去燕二千餘里獨

以此賦功屬役恐不合理勢山甫城齊自鎬而往此是王命往城稽度教護非率鎬眾往也豈可以是例之而云燕之與韓路亦相等則爲大舛鑿然則雷氏學淇譏康成以遷國爲封國信矣春秋之君氏卒先生主公羊穀梁作尹氏而確信惠侍讀說汝成用復博攷之君氏是聲子則是隱公母矣旣是隱公母則隱二年十有二月乙卯夫人子氏薨是魯何人若爲桓母桓未爲君則是惠公之妾卽隱以讓故從正君之禮然不應預書于八年前也左氏無傳穀梁以爲隱之妻若然妻尙書夫人書姓書薨而母則不書又去其姓不詞甚矣定公十

五年書妣氏卒公羊傳曰定妣者何哀公之母也何以
不稱夫人哀未君也穀梁傳曰妾辭也哀公之母也卽
隱以攝故謙不爲君從妾辭而書亦不當貶去其姓惠
侍讀曰左氏莊元年傳曰夫人孫于齊不稱姜氏絕不
爲親然則不稱其姓是絕不爲親聲子又何緣與魯絕
也隱二年夫人子氏薨公羊以爲隱母此春秋達例也
子氏爲隱母則君氏爲尹氏決矣若以君氏爲隱夫人
隱夫人子氏非昭夫人孟子比亦何緣絕去其姓且以
夫人之氏而冠以君則言不順而名不正也益信先生
學識明偉然毛西河解爲鄭大夫尹氏卽隱與俱歸者

其言尤博辨先生前以爲未達穀梁例者何也又夫人子氏薨穀梁以爲隱公夫人非乎比疏諸經多具而詩與左傳惟此二條詮訓未確亟欲齊戢幸卽明教之秦之三十六郡錢先生與姚先生所說各異前欲折衷一是而久不報者何也姚先生謂桂林象郡南海必不在三十六郡中與裴駟合然晉志所云四十郡實不可信錢先生去晉志所增閩郡而辨裴駟別取內史鄣郡爲謬又不數續漢書郡國志黔中郡則仍三十六郡而桂林三郡在其中與漢志合矣先生爲錢氏再傳弟子而又學于姚先生必有以達兩家之說者康成注經頗改

師說凡考辨經史當求其是耳無曲徇焉如別有解幸
具示不然則一一家說孰優汝成推尋久又攷洪稚存梁
曜北說少有權衡惟望一言證適從也第中甘旨之奉
久送去聞太夫人極康適秋涼能歸最善若過江陰見
李先生汝成欲借數書當先啟冀攜示尙熱惟時節飲
善攝不具

上總督陶宮保書

汝成叩頭謹上書宮保大人閣下前奉上先子行略計
久達左右伏念先子平生足蹟不越里閭處分家事已
惟日讀書尤窮究古昔治亂得失輕重所在鄉邑間遇

有公務紛錯議不能決者輒以數語斷之有司多采納焉今所傳救荒十策偏災諸議是已往者疏濬吳淞江時西陲用兵軍需旁午部檄在五百兩以上例不得請閣下獨不假籌紆以海運後節省漕費公錢數百萬緡穿濬此江使隨濬隨淤之江一旦復其故道先子嘗日夜歌頌閣下明德于無旣且曰海運之便非獨利于國其利于民亦大矣然暫行而不能經久者何哉夫前此節省之費皆其自然之利今驟奪其懷抱中物以歸諸節下統部之民運丁旣重有所損州縣則仍無所益又此事重大恐猝有漂沒盜賊之虞貽誤轉輸至獲罪戾

雖然

聖明在上公之公忠果敢爲中外所倚重而海道險夷
洞徹艱鉅則究亦何爲疑慮哉汝成竊念海運之利惟
元代之最久而島門潮溜沙澳礁石風信泊旋之淺
深夷險順逆遠近則今又講之至悉閣下獨闢眾議而
謂元代所開生道其利悠遠又分海路爲六段凡所以
避沙埂望島嶼定針盤辨水色諸大端加詳焉而防護
之密體察之周自寶山至天津四千里之遙渤澥汪洋
不異唐途殖庭其爲偉識闕略何如哉則歲以瀕海諸
漕輸至通州豈非東南數百世之惠 國家億萬載之

利哉蓋先子所日夜歌頌者意實見及是也又嘉定往
濬吳淞江皆計田畝出夫錢後歸官濬裁去此錢前令
淡公春臺旣獨任疏治仍徵是錢爲一邑義倉以備災
祲淡公之廉明慈愛真不媿循吏也此錢存各質庫
出子金以待助賑邑中士大夫多議買地建倉歲以子
金糴穀積貯先子謂建倉買穀此雖古常平倉社倉遺
意然任之邑士或諸胥吏怠玩泄沓後輒有名失實且
今州縣何嘗無常平社倉不若久存質庫合數歲子金
復分任之其錢日夥若數歲豐稔偶有災祲則但以子
金助賑足矣然利弊相乘又安保後日無侵用此錢及

乾沒子金者但當因時權衡視利害所在而籌之今且
無慮是也而先子盡心于桑梓者又如是也其他行誼
多見汝成所次行略中汝成雖極顛鄙無學術文誼然
夙荷大君子知待之厚不惜教誨使略成人材而念近
世文章道德如古韓范歐蘇焜耀區宇者莫先閣下竊
欲得一言之重以爲先世之休而先子明卓之見恢亮
之行得一暴白于後世不至湮晦豈獨汝成身受莫大
之賜哉先子臨沒時屬葬時乞寶山毛君生甫爲志墓
而葬未有期不揣昏霧伏乞賜一傳文先列家乘異日
別爲表墓大章潛閱其爲感激圖報真世世不知所訖

也伏惟大君子仁明慈愛曲體人心定鑒其愚孝之專而汝成越分妄請干冒威重又豈伏地屏營所能自克哉某月日汝成叩頭謹狀上

答毛生翁書

生甫先生左右久不奉詣啟問亦疏以先生方侍疾煩勩非論說文史時若來又恐勞接待是以闕然比聞太夫人康復飲噉如昔以危殆之疾獲色養之安此真先生誠孝所邀慶慰之至昨使來告以揚州之行不可緩者非有他意敦迫也竊計左右醫藥飲饌之費及諸稱貸者已不少矣時日易寒衣裘多闕蓋事畜之資都無

所出汝成以不知撙節屢違勸戒今至耗去家產之半
爲老父之累性誠亮達不過煩憂然一家數十口衣食
所資不能不少費籌紆從儉約也鄉里間必無周左右
急者而汝成父子力又大絀于前因念非卽出遊不克
少紆困迫是用汲汲耳復書以太夫人久疾新愈不敢
遠離姚石甫先生諾有所惠可節口食以居汝成固不
欲先生出也力雖絀于前有可少助甘旨逾月或仍見
過淹畱從容撰述元史如何比較勘日知錄復得舛譌
百餘條因粗定爲續彙談二卷寫奉審定中多單文碎
義無足勞攷覈者然有一二事疑不可決是書十二卷

河渠第四條注云五代史晉開運元年六月丙辰滑州河決浸汴曹濮單鄆五州之境環梁山合于汶水與南旺蜀山湖連瀾漫數百里攷此文與薛史異是名引五代史實本通鑑而通鑑但云合于汶又無環梁山以下文似通鑑亦脫沛字且南旺湖至明時始有晉時尙無此稱也二十二卷四海第一條云唐時以濰州爲北海郡攷今山東青州府自漢至唐多爲北海郡矣至今萊州府之濰縣本青州地北海縣唐武德間曾置州後屢省并屬縣又廢州入北海縣以北海屬青州未嘗以濰州爲北海郡也又四卷魯之春秋條注云然不應伯禽

至孝公二百五十年全無紀載二百諸本皆作三百前
推算只得二百七十七年不滿三百故易爲二刻堯誤
時忘列之今附續書幸皆爲博考若非是乞爲改正若
義確而言未周卽爲引伸反復辨證務使精當感甚感
甚日知錄集釋本子并呈上袁清容集寫本昨亦從妹
壻胡子瑩借得附去元明善清河集廣問皆無 四庫
全書并存目不錄邵氏續宏簡錄引用書目雖列此集
度不過引元文類中諸篇見各家書目有是集名遂以
意列入不然康熙間尙有此書不應至乾隆時遂佚也
錢氏補元藝文志多據各家書目亦未必眞見是書愚

意如是或別向他藏書家廣詢之元大一統志殘本舍
弟習夫家無是帙李先生託寄三書皆同日到惟檢入
秋疾頗寒千萬珍重不具

卷四終